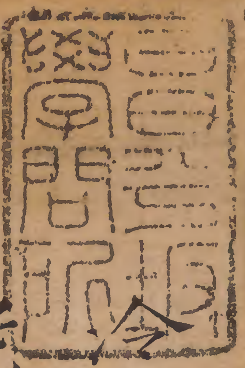


稗海

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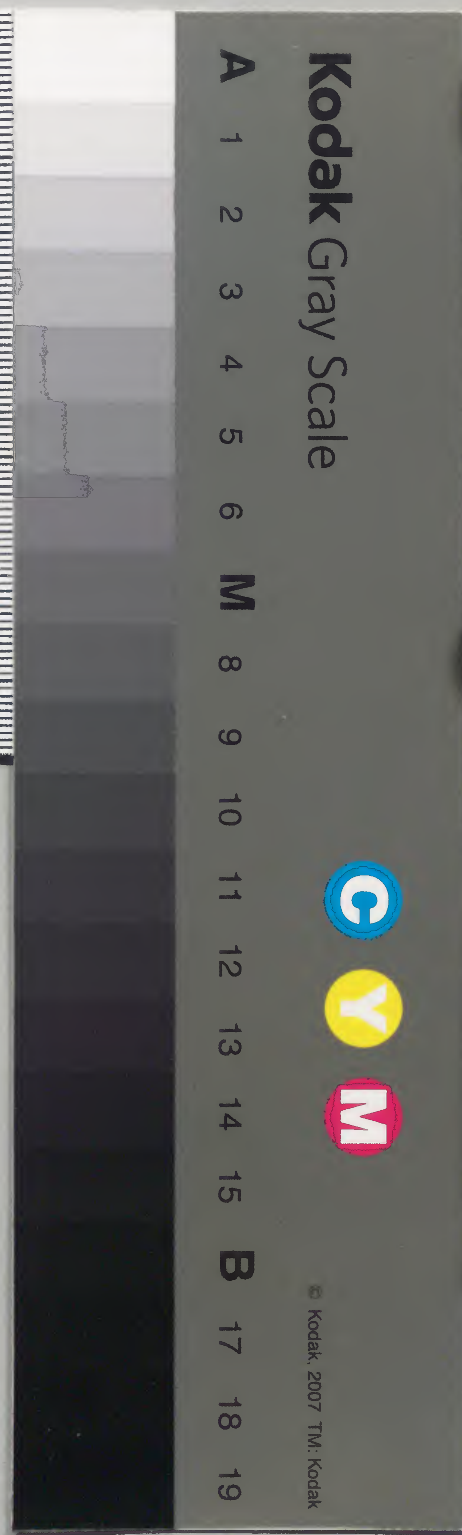


冷三夜話
老學菴筆記一之三

					漢書門
			三一五		
			四七		
			二		
			一〇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七 〇 函	一 〇 〇 冊	三 一 五 七 號	漢 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48)
函號	370 44



冷齋夜話卷之十

明會稽商濬校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洛浦錄乃大有所悟歛目長息

曰此句唯覺範可解然渠在海外吾無定光佛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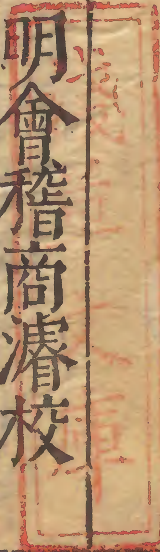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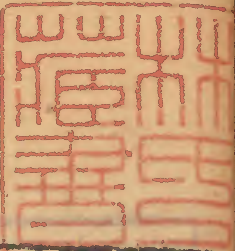
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覺範所愛當呼

授以此句覺範倘有生還之幸而吾以去死不

遠恐隔生則託光祖授之如太陽直掇付遠錄公

耳于是光祖自邵武跣足至通瑩中熟視彌月曰

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予還自朱崖館于高安



大愚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廬山因
家焉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
公可禁作詩無益于事予曰敬奉教然予兒時好
食肉母使持齋予叩頭乞先飫食肉一日母許之
今亦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復生
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雁蕩天台看得足畫船兒
女寄蓬窗徑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
節逼真如醉白生涯領略似襄龐向來萬事都休
理且聽樓鐘一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遊戲人間

知幾生夏口甕中燕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
已覺華無蒂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
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曰此詩如岐下猪
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予客漳水見瑩中姪勝
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
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
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
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
食鱖魚唯恐遭骨刺耳與岐下猪不可同日而語

也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以梵學著聞天下皇祐中大
覺禪師懷連以禪宗大振京師淨居傳法院連居
淨因院一時學者依以楊聲景靈宮鋸傭解木木
既分有蟲鏤紋數十字如梵書字旁行因進之上
遣都知羅宗譯經潤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
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淨焚香導譯逾刻乃曰天
竺無此字不通辨譯右璫恚曰諸大師且領上意
若稍成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以此意諷之淨曰

幸若蠹紋稍可箋辨誠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
死何補上又嘗賜連以龍腦鉢孟連對使者焚之
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
上喜歎之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倘使立朝
必能盡忠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寓輒盡其才今
則淨連輩何其少也耶

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
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

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
逍遙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自
語曰此道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
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
累公所言來來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
寺有椀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
不備笠耶曰雨卽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
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則手中
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甚愛
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其吳音也必
湖山隱者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
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
嘆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爲無事人耶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
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遊甚密老而約自
峽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于是許之觀
見錦襜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
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

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丘居湘西岳麓寺寺有
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
如期至錦襜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
一笑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下聞扣牛角而
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
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東坡刪削其傳而
曰圓澤而不書岳麓三生石上事贊寧所錄爲圓
觀東坡何以書爲澤必有據見叔黨當問之
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也巴音夷而真率不事事郡

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携客來
游珍亦坐于旁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麩宜京
洛客未及對珍輒對曰世俗無如羊之大美且性
極暖宜人食守色變瞋視之徐曰禪師何故知羊
肉宜暖珍應曰常卧氈知之其毛尚爾暖其肉不
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佳也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
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友唱酬妙語照
映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

爲人矣

法雲秀關西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
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
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
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
彼逾禮越禁爲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
魯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詞曲

徐師川曰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俱知敬畏者
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
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爾安能爲哉而欲
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孰既至未視事聞當罷
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
州吏可遷夫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
以州吏爲累耶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
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顛倒也
吾故笑之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其詩歎
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爲撫州舉入行

淨齋夜記 卷之一
不就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道話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都下閱末嘉證道歌卽作禮頂戴久之譯者問其故僧曰此書流播五天稱真丹聖者所說經發明心要者甚多又

問大律師宣公塔所在吾欲往禮謁譯者又問此方大士甚衆何獨求宣公哉曰此師持律名重五天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辨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

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真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蓋亦微矣予曹猶當見之

王荆公居鍾山特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

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為衆生自是什麼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迂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着是博浮屠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于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喪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卽以筆記于函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打花落茶毘一箇僧堯誌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顯兒以酒燒且圖有滋味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與中國異其花幾類樅花之色而唇紅香

著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仙
 時遣採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浣洗粧
 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魯直
 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
 香遲不春曉來開偏向南枝玉肖弄粉人應妬飄
 到眉心住平生箇裏傾盃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
 心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着花
 魯直罪余于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

論當有知之者耳

蘇无度焚黃餘杭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射其
 舟萬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知无度不起矣
 至高郵而歿无度生于高郵而歿于此亦異耳世
 言无度盖僧伽侍者木义之後身初以為誕今乃
 信然

七賢草蓋采微定俗江云

高宗在位微宗服中用白木御衣于後太子入朝

冷齋夜話卷之十終

公齋外請卷之十終
 時遣使訪芳華倒掛綠毛公鳳雲面常嫌粉泥流
 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我雲空不與我花同度
 計然六月也復以商信物被知東近我羅
 言天斐蓋曾咄咄香木久之對其味以爲醜今
 至高橋而與天斐坐于高橋而與于道亦異耳
 其萬人謂咄咄中宵許呈蠶士大夫映天斐不味矣
 天斐焚黃籍麻麻火四映赤重曾咄咄答其
 信當有味之香耳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宋山陰陸務觀著 明會稽商 濬校

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
 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
 須遠來衛士臚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王金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乘
 七寶輦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
 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媿好拚口笑曰禁中用烟脂



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養院前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鼎澧群盜如鍾相楊么

鄉語謂幻爲么

戰艇有車船有槩船

有海鯨頭軍器有拏子

其語謂拏爲鏡

有魚叉有木老鴉

拏子魚叉以竹竿爲柄是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萬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爲之長纜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爲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烟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効官軍爲之則賊地無窰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

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鼎澧群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咤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為岳飛所破蓋語識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一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日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三蓮花油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群僊角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

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飴鹹豉旋鮓瓜薑看食棗錮

子臚餅白胡餅饅餅 淳熙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遜議者謂當取壽穎宿三州

屯重兵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措其不

果用也 十月五十四日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

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

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入仕有以貲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

入錢入穀賞以官者 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

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

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

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

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

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

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為忠

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

不必問其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
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夔叟作漁父詩曰家住禾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
勝養馬大畧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着錢桃
源在何處此地有神僊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
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
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
少乃是以八白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
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
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嬪女上犢車皆
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而福中又自持兩小香毬
車馳過香烟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
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大矯堅

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音杜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晁以道為明州船塢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

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一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壤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太校場大閱是日上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

戎服擻帶子着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畧計其費四百料八艚戰船長八丈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艚海鶻船長四丈五尺爲錢三百二十九貫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條然一榻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祝書又嘗見鄭毅夫夢德詩曰授我

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大由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準勅惡詩今又有準勅頑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郗氏生蔡奴故京師

人謂蔡奴為郤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為之語曰

江左二寶胡仲汪藻仲字彥時亦新安人終符寶

郎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太半

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

道君幼子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餽以

食遂為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

夫可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

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韻畧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敕

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

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

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久多蓄書喜借

人自言作門客牙克書籍行開豆腐羹店予少時
與之同在勅局爲刪定官談經義衮衮不倦發明
極多尤邃於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
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
莊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
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
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願
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
之可爲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旣下詔矣范至虛間
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
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
建中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
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城坐而
出軍民有懷輒徂擊黃相者旣至臨安二府因言
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蓋搭坐尚用承

平故事欲乞並權省云候事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這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群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好問爲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粗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爲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意也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爲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榜陳福公作魁凌尚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鐫月廩仍禡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荅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旣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坐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念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

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社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萬侯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子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間然議者疑其少英偉之氣予爲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於都堂閣子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

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勛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
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
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於怒者此豈是
耶

李莊簡公恭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
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
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
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
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

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旣過嶠某
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
青鞋布鞵卽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
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秦發談笑慨慷一如平日
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
張樞密子功紹興未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
皆以屬予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
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於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
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

曰所謂志在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又嘗謂予曰先人有遺藁滿四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若死遂皆不傳豈容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爲大名機模專委以修北京宮闕凡五年乃成歲一再奏功輒躡遷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濫賞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群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蓋此比也

陳瑩中遷謫後爲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廉州編管陳某撰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贓廢後雖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緘題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爲愧也孫仲益亦坐以贓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朝奉郎乃署銜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予問

有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予
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
可析爲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爲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
大罵劇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
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酌對而德昭愈自若
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
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
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
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揜耳曰放氣放氣遂疾
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
之易燃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
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
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
季可園是也

蜀人爨薪皆短而麓束縛齊密狀如大餅燄不可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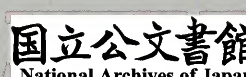
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為業者孟蜀時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而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魚名淪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青城山上官道人迂人也巢居食松麩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喑一語不肯荅予嘗見之於夫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喑矣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物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法也

魏道弼參政使金人軍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於馬前斬之揮劍垂及頸而止故道弼頭微偏



使虜舊惟使副得乘車三節人皆騎馬馬惡則蹄齧
不可羈鈍則不能行良以爲苦淳熙已酉完顏璟
嗣僞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張飲食亦比舊加
厚

淳熙已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
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里館之因遊西湖至林
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群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
自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

又極恠至有姓斜卯者已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
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
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暮看失燕支遠白霄
明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
語之曰此意古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
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荆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
今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言之口此意古曰童回不咬公之信耳其亦對然
用雲色奇亦不見淋淋其李一坐不報其之信字
賦我亦其高安亦小精云或孫暮音夫燕支嶽自言
如斗其日一日其內襟之意亦同其也
帝坐日本具十日今為南陽射入冒暑不射其
又蘇封至有絲絲眼香日西來其氣味其鼓土日皇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宋山陰陸務觀著

明會稽商

濬校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
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
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
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藁今
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
韻及居蜀久習其語因乃知瀘戎間謂笛為獨故

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於天台桐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搔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復敢與語卽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震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爲生其佳者質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闕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葉相夢錫嘗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隣家隣家訟之謂它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子細思量無利害它時拆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蜀人任子淵好譁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覩其復來數日

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荅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拒於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東縛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荅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荅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詩多訓戒語後人取爲籤以占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爲籤亦驗

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遣僧則華往求
籤得遺興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
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罔罟林茂
鳥自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
讀之惕然顧迫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
矣

李知幾少時祈夢於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
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爲名字則及第矣
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果省

伯公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濃勁
健過人宗室不微亦然然猶是自幼習之梁子輔
年且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左手逾年作字
勝於用右手時遂復起作郡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
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
賊聞其善畫使圖所虜嬪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
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生實
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

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鞵局專挑供御絲鞵不知其數嘗見蜀將吳玠被賜數百緡皆經奉御者壽皇卽位惟臨朝服絲鞵退卽以羅鞵易之遂廢此局

今上初卽位詔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進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宮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初立懇辭內膳詔權罷今中宮因之

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褱兀子於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閣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罷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斫聖美其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刃左臂幾斷虞候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藥石散否

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祁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性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書必
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讐
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
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敗餘二舟無它遂以
歸曾慈築閣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爲分別力欲平之
有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榜子初無定制且僧
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乃用榜子幾與
胥史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噍噍久之乃已

饒德操詩爲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旣不遇縱酒
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浩歌慟哭達
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言欲
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大驚奪而
焚之早死

王性之讀書真能五行俱下往往它人纔三四行性
之已盡一帙後生有投贄者且觀且捲俄頃卽置
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實工拙皆能記

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氣燄熏灼手書移郡將欲
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
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
將以禍福誘脅之皆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
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起
居閣門亦喝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參
止磬折遂拜今閣門習使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
謂之瞻笏亦不知起於何年也

德壽宮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書四
字今重華宮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今上御書
予初見梁歐陽頎傳稱頎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
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
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
鏦鏦如鼓不作銅聲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
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
辱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
也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子者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
酉陽雜俎云茄子一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蘇或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唐峽峭壁
上明年峽漲有龍起峽中適碎石壁亦可異也方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榜入官權教授出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脚當云老於文學乃爲克聞者爲快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僊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甚衆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

事漢不斬何爲聞者皆笑

呂元直作相治堂吏絕嚴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頰
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
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蒼頭受辱某不足
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
道大臣皆着草履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
事體待朝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群吏相顧
稱善而退

秦會之問宋朴叅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
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
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
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
去得底勲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勲業秦拊髀太息
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洪駒父竄海島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
過海身

北戶錄云嶺俗家富者嬾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
油飯以煎魚蝦鷄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

之據此卽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
必傳者之誤

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杖
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日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
宜睡天下第一樂也予雖未之試然覺其言之有
味後讀李端叔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
固有知之者矣

陂澤惟近時最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爲人侵耕幾
盡閬州南池亦數百里今爲平陸只墳墓自以千
計雖欲疏濬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成
都摩訶池嘉州石堂谿之類蓋不足道長安民契
券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蓋盡
爲禾黍矣而興慶池偶存十三至今爲弔古之地
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耀州出
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餘姚縣秘色也然極
麓樸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燭粟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

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閎愷出使虜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燭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往時執政簽書文字率着帽衣盤領紫背子至宣和猶不變也

予童子時見前輩猶繫頭巾帶於前作胡桃結背子背及掖下皆垂帶長者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則謂之不敬至蔡太師爲相始去勒帛又祖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衣一篋袴有繡者白地白繡鵝黃地鵝黃繡果肚則紫地皂繡祖妣云當時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歸鄉幕客來亦必着帽與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從其子出仕必着帽遍別鄉曲民家或留以酒亦爲盡歡未嘗遺一家也其歸亦然

成都諸名族嬾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鮮華爲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江瀆廟西廂有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也

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
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
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
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爲勝不然
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

仲翼有書名而前輩多以爲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嘗
見其飛白大字數幅亦甚工但誠不免俗耳

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
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今知何

在矣

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當
作御史排擊姦邪否則爲將帥攻討羗戎餘不足
爲也故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熊氏者爲之
飼鷹鷄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
晚守泗州翁彥國勤王不進久留泗上表之面叱
責之且約不復餉其軍彥國媿而去及張邦昌僞
赦至率郡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僞
命卒不能越泗而南所試纔一郡而所立如此許

穎之問獵徒謂之賈大夫云

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喙於翼間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之舅爲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然北方市醫皆稱衙推又不知何謂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顛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荅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吾

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進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暮不離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庭珪張遇以下皆有之李黃門邦直在真定嘗寄先左丞以陳瞻墨四十笏盡以爲伯祖壽晚年擇取尤精者作兩小篋常置卧榻愛護甚至及下世有司伯父舉篋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寶汝宜謹藏之不取一

笏也

承平時滑州冰堂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采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

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劔鉞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劔鉞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

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
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
事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每語人曰天上無凡俗僊人
此妙語也僊傳載有遇神僊得僊樂一部使獻諸
朝曰以此爲大唐正始之奇又有僧契虛遇異境
有人謂之曰此稚川僊府也正始乃年號稚川是
人字而其言乃如此豈道華所謂凡俗僊人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
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
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滷澤園所費尤
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徃徃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
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
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不及則被罪
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
士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須幣朱砂紙筆
沉香乳香之類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

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爲言盜賊大起馴至
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
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
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
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
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嬪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
物則春幡燈球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
花菊花梅花皆併爲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
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
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
以語話相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

七學庵筆記二卷終

卷二

七

華陽教王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
上道君等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
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可怪也
示果也一平蓋眼秋此
芥菜芥薺芥皆并爲一景甯之一平景而試氣味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宋山陰陸務觀著

明會稽諸葛元聲校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
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
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
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
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也張魏公作都
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
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况能捨

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僧漢宗果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携一笠果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果起奏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果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果展坐且作禮而行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比齊魏愷其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

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官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闕然傳以爲笑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於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欵門求見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

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未嘉人林靈噩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藥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揮解且以書慰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以爲笑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而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墻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弟子曰小道人極愿慙嘗歸淮南省親至七月望日隣有住庵僧召老葉飯飯已亟辭歸問其故則曰小道人約以今日歸矣僧笑相去二三千裡豈能必如約哉葉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嘗妄也僧乃送之歸及門小道人者已弛擔矣予識之已久每訪之殊無它語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卽引入卧內燒香具道其遇師

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歸遠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爲歇後非也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嬾翁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刺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某人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

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旣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鷄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足十客之數

鄉里前輩虞少律言得之傳文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傳文博極群書少律嚴重不妄恨予方

童子不能詳叩爾

平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啓運宮內臣武師說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謁入謂客將曰此特監璫耳待以通判已是過禮乃今與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爲動顧卒曰但扶自當具奏雍容終禮既退遂奏待罪朝廷爲降師說爲泉州兵官云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

吏甚衆專應副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爲捕繫隣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凡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熿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

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
色卽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
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捨時焉耳窮通命也歟
岑參在安西幙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
應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
語意悉同而豪邁閑澹之趣居然自異

董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
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明與刑乃
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於庭

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召大王赴闕且
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
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
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
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貫旣伏誅其死
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
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
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
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

所傳蓋妄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然未嘗更外任奉祠居臨川郡守月旦謁之達明見其騶導歎曰人生五馬貴

既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得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守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

頃蒙贈言乃爲或者藏去子充極愛其遣辭之婉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信中者蓋范家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謂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爲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死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灑所不許乃居一

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
雨曾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
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
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張
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句云我到左馮
今一月何曾得見好孱顏蓋同州亦登高乃見之
爾

淳化中命李至張洎張昉宋白修太祖國史久之僅

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吳
淑修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命曾鞏獨修五
朝國史責任甚專然亦僅進太祖紀敘論一篇紀
未及進而鞏以憂去史局遂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住餘姚灑性貧
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荆樹
無皮也遇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
俱號名刹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
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謹老對曰千僧末以

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弊院是實數守爲撫掌處士李璞居壽春縣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擊而上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
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瓜角悉具先君嘗親見之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簽判晏笑髯人目之爲晏鬚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晏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媪亦辦矣僧慙而退

蜀俗厚何耕顛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會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議其偶近暗號也師渾甫本名某字渾甫旣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試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渾甫也俄遂登第渾甫因以字爲名而字伯渾人人盡知之弟

仕亦至郡倅無一人議之者此事若在閩浙訟訴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為諫官張真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馬園仲及僕蓋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何也當擿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莘方為言事官而真父戲之如此雖真父

豪氣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况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傍白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义蓋僧伽行者上曰可賜度牒與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支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支丹文武衣冠



被百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蓉橋至大樓曰南定氣象軒豁樓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梁子輔作守時所創也正面向南下臨大江名曰來風亭亭成子輔日枕簟其上得未疾歸雙流蜀人謂亭名有徵云
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敘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爲上品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官者爲之貿易蠻判官蓋郡吏然蠻人懾服惟其言是聽太不直

則亦能群訟於郡庭而易之予過敘訪山谷故迹於無等佛殿西廡有一堂群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爲之長寸餘而匾狀若牌子折竹爲籌以記勝負劇呼大笑聲如野獸宛轉壇上其意甚樂推髻獠面幾不類人見人亦不顧省時方五月中皆被羶毳臭不可邇

孔安國尚書序言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謂隸書古謂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讀誦近有善隸書者輒自謂所書爲隸古

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諂諛然猶趨簡便久之乃有以
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牋啓故謂手書爲
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厄於書吏不能俱達
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
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
一單紙直敘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
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師當國有諂
者嘗執政矣出爲建康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
擇十之一用之於是不勝其煩人情厭患忽變而
爲劄子衆稍便之俄而劄子日一幅增至十幅每
幅皆具銜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爲雙書自若紹
興末史魏公爲參政始命書吏鏤版從邸吏告報
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爲例政府雙書遂絕然牋
啓不廢但用一工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
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
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

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若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後又通謂之簡版予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買者而紙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

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爲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止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黃晁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闈人云某官來見而苦於闈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膀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案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群醫至爲謠言曰藏用擔頭三斗火人

或畏之惟晁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
寡盡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
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爲害此蓋稟賦之
偏它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爲石
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
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背腫急視之隨
視隨長赤愀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
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瀟飲之兩日至數斤
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
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
餘得癩疾危甚群醫束手虞世獨以爲必無可慮
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瀟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
招客暮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闕園謂勤苦
不遊嬉也館中著庭有園每會飯罷輒相語曰今
日闕園乎此二事甚相類

范丞相覺民拜參知政事時歷任未嘗滿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內侍官爲承受實專其事長
長貳皆取決焉梁師成爲祕書省承受坐於長貳
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學士院而已

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
貫真爲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吳玠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僂人原澤毒闕之顛皆
創爲控振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金蒂圖

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瑞百合圖
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
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氣風者爲
雲畫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
語館中會語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計公家富有
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曰爾便雲漢坐皆惘然而
曹肆罵不已事聞復還右選除閣門官

宣和末嬾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

以木為柄舊矣忽變為短柄止揀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种彝叔靖康初以保靜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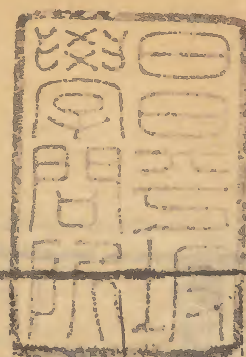
旌節有聲甚異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時安重誨

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實錄二人者皆得禍

彝叔雖自是登樞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

彝叔赴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蕃群犬窺籬

落驚起南朝老大蟲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三卷

